

蘇平仲文集

三

蘇平仲集

蘇平仲文集卷之七



記

章貢黎諒校正重刊

國子學同官記

乙巳秋 詔即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設師弟子負其博士助教

正錄非有德望邃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

上親懼金華許君存仁爲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爲博士

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寧潘君文秀爲助教高昌完

君彥明爲學正廣信鄭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爲學錄臨江張

君以誠爲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衛叅謀其秋彥明除建平知

縣以誠除管讀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

郭君可久繼彥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

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錄丁未秋學陞

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贊郎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錢塘
陳君彥博由元翰林編脩署典簿浚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
博士棣州高君仲暉由

太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忝進

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
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
事罷去叔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磨勘司令伯淵陞磨勘司丞
仲善陞太常典簿孟兼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脩官
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梁先生以

太子賓客兼博士

則汴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敬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原
禮合文秀可久克正爲七人而叔允原禮入

東宮兼伴讀

云自余爲國子官屬於斯之二十一人者皆獲托官聯而與之
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沉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

是况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為之記歸田後時覽觀
其姓氏庶用自慰焉來者夷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
不有取於斯也梁先生名貞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丞直周君
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永高君名暉朱君名明復完君名
完哲鄭君名貫杜君名環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呂君沐梁李君
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義則浚儀陳君名世昌則鉅塘陳君
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暉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順
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眉山人

王氏祭田記

浦江之深溪有義門王氏王氏之長曰士覺厥既率子姪作祠
堂以祀其先於是割上田五十畝隸焉歲入租以石計者若干
別儲之以供粢盛以具醑醴其田之畝步字號在某鄉某甲具

刻諸石乃求徵文爲記古之有國家者莫不有廟廟必有祭祭必有田其禮可得而言矣

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卿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蓋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是以古人之有事于廟也常食不食常居不居常服不服常器不用懼其褻也而必變焉必遷焉必更焉必異焉敬之至也矧夫禮也酪也粢盛也所以饗食先祖者也苟不別儲以資用而臨時取諸常廩采既藜乎又焉得爲敬乎此先王制禮

天子諸

侯之祭壘爵籩豆簠簋之實必於御廩焉取之卿以下可類推也已而記禮者又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當是時也井天下之田授天下之民凡民無不受田之家焉有士而無田者乎所謂無田者非無田之謂也無祭田之謂也無田則不祭田之所係豈輕也哉而固可無也哉後世廟無其制祭無其禮而况於田

乎貴爲公卿大夫猶然而況於士乎今士覺以常布之士顧能
推其祿之孝即家建祠祀其遠始高曾之祖而凡同居群從之
考妣無不及豈非用心之厚者哉且王氏系出鳳林異時其先
有登進士至達官謚忠惠者於淳熙宰相魯公爲近宗則士覺
固公侯之子孫也於是自附於古之有田祿者以田五十畝供
祠事不亦善於禮矣夫余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喜其猶行
古之道也於戲不賢能之乎抑聞君子之舉事惟可繼也故可
尚惟不窮也故可貴士覺此舉本之以孝節之以禮斯不亦可
繼乎田之所入歲取不竭斯不亦不窮乎然則其報本也詎曰
一時之計而已來裔因其根於心者用其出於田者而以藏事
雖至於百世可也楚茨曰我倉我盈我庾維億以享以祀以安
以侑以介景福士覺有焉其卒章曰孔惠孔時雖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余於王氏之嗣人蓋日望之

陳氏祠堂記

平陽陳君謙邑之故家也其先五季時自長溪來居南監元大德間南監淪于潮陳氏亦不能獨存惟諱容府君僅以身免遂徙居金灘娶包氏生諱醒府君娶管氏生諱德府君娶盧氏則謙之考妣也謙以洪武十年某月某日作祠堂正寢之東以奉先世之靈始於諱容府君而不及高祖以上者因厄於水位諱無從徵也祠之制同室而異龕一遵家禮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時節必祭牲殺器皿亦一遵家禮既即以齋事又欲來者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交梅雲來請記余聞凡有生者莫不有所自出知其所以報本矣報本莫大於追遠追遠莫重於祭是以古者飲焉而祭先酒食焉而祭先飯一飲

一食猶不敢忘其所始則夫吾身之所自出者其可忘乎由吾身推之吾親之所自出未遠也吾祖之所自出雖遠而可追也其本一而已矣孝子慈孫宜無所不用其情然而聖人慮其過與不及也於是有禮焉有制焉尊而貴者其禮隆隆則有廟卑而賤者其禮殺殺則等而降之去廟而即寢以薦寢乃燕處之所以之而脩祭祀苟非廢人後世無祿之士爲之則於禮未稱禮者稱情而爲之者也苟欲其稱則雖古之所無可以義起之此祠堂之建爲不脩不藝而於士爲稱焉嗟夫自宋儒之議行至于今非一日矣郡邑之間搢紳之家能念其潛發之所自從事乎此以致崇極於其先者幾何人哉今謙於蕩折之餘室廬完美貨財滋殖不以爲吾力之所致身與妻子之所當養養長顧却慮以爲吾先祖父之所積累者厚故其福澤之所漸被者

遠也於是報享稱情爲之而致其崇極如此可謂知本矣然則
祠堂之作雖禮之常而亦不可不書也庸者所聞俾刻于塵牲
之石庶其子孫思續承於無窮

陳氏脩睦堂記

夫族之貴乎親睦也尚矣是故周之盛世大司徒教萬民以六行
而睦居其一能睦其族者則賓興之而不然者則糾之以刑焉
於時世族之家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其族之人初不以服
窮親盡而弗之親也故詩有之曰君之宗之飲之食之又曰諸
父兄弟備言燕私則其親且睦爲何如哉其所以能爾亦惟君
天下者有以開導維持之也自葛藟之詩作斯民已不獲由乎
先王治教之盛而況千數百載之下乎其間有不待大司徒之
教而能崇其親親之仁於服窮親盡之餘豈非歐陽子所謂賢

於三代之民者歟此余於陳氏之求記其脩睦堂所爲喜聞而
樂道之也陳氏家于麗水來儀鄉肇自汴宋其先龍相望東阡
西陌間而百年之喬木辭乎蒼蒼尚論鄉之舊族未能或之先
也至子明且十世矣蓋陳氏望于來儀而子明又陳氏之望也
子明嘗語其從子孔淵曰吾祖吾父之於吾族人尊者老者寒
暑奉布帛以爲壽嫁者娶者喪葬者薦貨財以贈遺貧不能棺
斂者收之恩則篤矣情未亨也惟吾祖父亦欲以時與之相宴
以致歡欣洽愛之情奈何遭時多故奔走以事力役日不遑暇
志不克申而遽卒矣今吾與若際四海一家之日蒙

聖天子休養生息之恩獲優游於田里則成先志不在今日乎
乃作脩睦堂於正寢之前嘉時令節則爲酒醴割羊豕布几席
羅豆簋舉宗咸延致而譙於斯班白在坐子姪序列載獻載酬

盡歡極醉醉則述祖宗儲慶委此之所自而以孝弟忠厚交致其勉有合之以食之遺風焉於是族之老鵬言曰人之宗族至于不相往來者比比也而吾子明乃能以時節具酒食與吾族人共醉飽於一堂禮勤而情洽無親疎一也非陳氏之盛事哉來者能繼續於無窮斯不失為禮義之俗矣然則可無以告之乎子明曰是吾志也相率來請惟娶之浦江鄭氏一門群從數千餘指有同祖者焉有同曾祖者焉有同高祖者焉又有同始祖者焉而其親且睦也雖同父者有不逮焉余見之未嘗不嘆其美而今又見陳氏焉鄭氏聚族而居號稱義門其雍睦也君子以爲難陳氏非若鄭氏之聚族也而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乃爾豈下愈難哉謂其賢於三代之民非耶於戲灑酒有與既有肥腍以速諸父朋友猶然矧同族乎講信脩睦隣國猶然

別同族乎有能念夫族屬雖支分派別其初則出於一人而視
疎猶親每事類夫此又何致於塗人之歸哉聞子明之風而興
起余不能無望焉堂之崇卑落成之歲月不書而書其事非獨
以張子明能爲人之所難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云

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黃氏黃氏先基之在花橋者見
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閣惟盛水閣之
族則逢原兄弟輩良逢原之諸父出分父矣至逢原任其家乃
謀于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室廬之異戶者通于一田園之異
籍者歸于一財賄之異藏者聚于一什器之異用者司于一奴
僕之異主聽于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道其子宿
來謁記惟我仲姑實爲逢原之祖母則余於黃氏固姻家也誼

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之矣一家猶一人曰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數見焉進而無不進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入守相教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與共生而亦可以共死耕而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借鋤取箒勃蹊閭閻有不免焉且不可與共逸樂而況可與共患難夫三軍衆也疎也一家寡也戚也心之一也雖衆且疎者無弗親也而死生可共焉心之不一也雖寡且戚者無弗離也而逸樂不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爲難也有家者知率家人敦行孝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爲心猶知爲之三十六輻而不知攝之以一轂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嗟乎一心不一心豈惟親疎係焉門祚之盛衰恒必由之周之興也以三千臣一心

商之亡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烏有門祚之盛衰不懸于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將之於三軍也三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恩者也責善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今賞罰刑戮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允下坤其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彖皆曰王假有廟廟莫大乎祭祭莫大乎誠故精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天下之衆以極天下之渙夫聖人之聚衆而極渙也夫猶有在乎誠而況一家乎而況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

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非誠而何逢原必此之燭矣不然其名
堂也不直曰同心願曰一心何哉人同此心同此理居斯堂者
果能致謹於言行積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
比乎將見思以相愛文以相接雍睦之風弥久彌盛鄉無間言
朝有旌褒黃氏且與鄭氏並立于一邑之鄣十餘里之間而浦
江爲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戲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同愛堂記

凡人之生必有與也朝夕與居者國則君臣焉鄉則長幼焉學
則師友焉而家則父子兄弟夫婦焉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也
而家爲最親一家之衆所謂骨肉戚疏之殺雖則不齊非愛不
親其致一也愛根乎仁仁根乎心夫仁心人皆有之故夫妻人皆可
以能焉非有矯於外也太道之行天下皆同胞也而無不愛况

於最親者乎推固有之心篤親親之仁達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相接也以粲然之文相撫也以歡然之恩此之謂同愛夫惟同愛然後不蔽於有我之私不蔽於有我之私室廬而異戶田園而異籍貨賄而異藏什器而異用服御食飲而異施安逸勞苦而異清未之有也此非家之當務乎而能者鮮矣余遊平陽前家陰主簿林敬伯爲余誦其鄉人章氏之美其言曰章氏浦城人自宋崇寧間康州刺史及十一世孫伯歸以文林郎主平陽陽漣因家于縣之白沙詩禮繼承衣冠奕葉世載厥美蔚爲望宗有字子誠者主簿君之十世孫今徙居縣西白石屏山之下讀書有文樂道尚誼鄉邑推之年垂六十不欲以家政自嬰取其資業分給諸子其子曰坦曰昂曰賓曰恭四人者相率白父母曰以骨肉而爲秦越不同居不共爨有無不相通休戚不相

閔是不有兄弟也不有兄弟是不有父母也何忍父母曰若等
能如是豈非吾願哉於是四人者退而各致勉焉今五載矣
孝友之風藹如也鎮撫譚君聞而嘉之名其堂曰同愛爲之記
俾知所勗唯下執事是望噫世降俗偷民不見德一鄉而不爲
秦越者無幾焉一聚而不爲秦越者無幾焉甚則一室猶秦越
也余所見率家人之衆焉爲孝友之行積十餘世而不失親親
之仁者不過婺之浦江鄭氏未嘗不歎其能爲人之所難也今
章氏之是舉孝友開迹之始也孰使之余固知其骨肉之間
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好德之良心乎亦可謂難能矣雖然
國以法而理家以禮而立隆於恩者尤當講於禮鄭氏不過以
禮維持云爾又若古之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何莫不然坦兄弟
則而行之本之以愛動之以誠而持之以志則若子若孫若從